



逃犯条例 深度

评论

郭志：去中心化运动中，“不割席”的异见与包容

运动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更好的审议文化。

2019-11-18



2019年11月13日，示威者在中文大学二号桥现场。摄：廖雁雄/端传媒

在任何的社会运动里，代表性以及由之而来的正当性问题都是无可避免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社会运动虽然是自主参与的，但运动之中一般有不同的组织与网路，而不同的组织与网路所掌握的资源又不尽相同。有些组织会比其他组织掌握更多资源与聚焦能力，于是便更有能力去主导一场运动当中诉求和内容。在2014年，“大台”一词首先浮现，指的便是握有主要资源的组织透过它的资源（例如媒体网路、物资、人手等）绕过部份抗争者的意愿去单方面定义运动的目标、手段及整体战略。因此，“大台”一词并非指向任何类型的协调组织，它指的更多是一种“没有正当性”的协调组织。**组织缺乏正当性是由于有一定数量的抗争者对组织的决定不满，而同时组织又没有有效而公正的程序去解决这些不满。**

故此，“大台”不仅仅是协调组织，它指的是一种非经民主授权的领导型组织，而同时这领导型组织的决定在抗争者间又具有相当程度的争议性。但首先，大台为何会存在？一般而言，大台扮演著协调行动、配送物资、解决内部争议以及处理抗争后续事宜的角色。

许多论者此前已指出，反修例运动透过新世代的即时传讯科技，已经可以摆脱大台的部份功能而直接由抗争者自行协调物资的配部以及战略的部署。有紧跟是次抗争消息的人都知道，透过Telegram和连登，抗争者能有效地向所有支持是次运动的市民征求物资及相关的运送地点，也能有效地马上报告各区的即时现况及哪些抗争地点要守要撤等信息。这些即时及自行的协调，在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

亦由于这个原因，从未接触新世代科技的建制中人，一直无法想像一场没有大台而能旷日持久并协调有度的抗争。于是，他们宁愿相信是背后有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没法点明的大台存在，而无法相信任何其他解释。这就像从未接触科学的人，不相信闪电是自然现象，而总认闪电背后一定其他更高层次的生物在操控。

去中心化运动中“不割席”的意义

不割席原则接近是维系“无大台”行动凝聚力与正当性的唯一方式。

然而，当既没有大台，也没有中间的协调组织，一个运动里又各个个体有各自的想法，那么各个不同的自我决定又从何而得到并维持正当性？反修例运动最让人惊讶之处是抗争者

们各自的个体决定的确能得到正当性，而这正当性是源于在持续政权压逼下所衍生的“核弹都唔割”（下称“不割席原则”）。**不割席原则主要是指：所有抗争者的行为，只要是为反抗政权的，无论我个人的判断认为这种行为在当刻是道德上对还是错，策略上是理智还是不智，我都仍会公开支持，并且绝不在公开场合谴责。**

因此，只要抗争者的目的是抵抗政权，无论行动行为如何，不割席原则都要求支持者支持这些行为。换言之，不割席原则背后其实体现了两种价值（**values**）：一种是团结（**solidarity**）——既是手足，既是战友，无论如何，理当互相支持，而这种支持理应是无条件的，这是“生死之交”的含意所在；另一种是谦恭（**humble**）：既然前线的抗争者有了某种行动的决定，我虽有不同意，但每个人都可能是错的，或许我不在现场当时的考虑不周，故此虽然个人判断与前线抗争者判断有异，个人仍愿意放下自我判断而自愿遵服前线抗争者的决定。

不割席原则的由来大致有三。

不割席原则的由来大致有三。首先，2014年雨伞运动的历史让大家明白，内部对策略的争持可以让运动消亡的重要内耗。这并非无稽之谈。因为 **Bill Bishop** 在CNN的访问中曾指，中国政府看似有意让抗争武力升级而令香港市民对抗争手段的意见矛盾升级进而从内部消解抗争。2014年对占领的冷处理便是以同样的手法去消解抗争。

其次，我在较早前在端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曾谈及“情感同行”这一概念。不割席原则也是来源于许多支持反修例运动的港人，不论亲身或从直播所看到的前线抗争者为抗争所作的牺牲，因而深受这股精神所代表的崇高以及背后的理念所感动。

最后，在政治问题从未解决的情况下，警方武力的进一步升级也令许多对运动同情的人接受抗争者的武力升级，因此武力升级并没有根本性地动摇不割席原则。

不割席原则接近是维系“无大台”行动凝聚力与正当性的唯一方式。过往数月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是不割席原则的果效及美好，但却较少去批判性地审视它可能为运动带来的潜在危险。



2019年11月17日，理工大学外警员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摄：廖雁雄/端传媒

审视不割席

审视不割席原则可能带来的弊端，是在巩固而不是舍弃不割席原则。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批判地去审视不割席原则并不等同要放弃不割席原则。相反，当我们理解不割席原则可能带来的危机时，我们便可能以其他具创意的方式去缓解这些危机而令不割席原则得以进一步维持巩固。换言之，审视不割席原则可能带来的弊端，是在巩固而不是舍弃不割席原则。对于不割席原则可能带来的问题，我初步有以下几点想法：

（一）不割席原则可能逐渐变得与商讨互相矛盾

本来不割席原则与讨论之间是没有任何冲突的。因为不割席原则并不要求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可在内部讨论时发声。原则仅仅要求同路人在抗争行为已经成为现实后，不应公开批判抗争者的决定。于是，对抗争者的行为作善意的提醒或讨论其背后的原则是否有误，不应被视为是违反不割席原则的行为。

更深一步想下去，不割席原则背后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信任”(trust)。这种信任意指同路人都相信抗争者在行动前会理性考虑行动对抗争整体和其他同路人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些行为背后是有充份而良好的理由去解释的。一旦行为背后有良好理由，不同意的人仍有基于谦恭及团结的原因去接受抗争者行动的理由。然而，假若一旦提出反对的观点或意见就被视为是割席的行为，这将令不割席原则与审议（deliberation）产生冲突，并且会越益将不割席原则置于理性思辩的对立点。**

抗争中，信任其实是一种资源，而它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在每一次的互相攻伐与质疑当中，信任便会越益减少，而每一次的减少，将会影响下一步的协作。

在抗争中，信任其实是一种资源，而它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在每一次的互相攻伐与质疑当中，信任便会越益减少，而每一次的减少，将会影响下一步的协作。而我相信这是所抗争者都不愿意看见的结果。相反，若果能在不割席原则下构建一个好的审议平台，这将进一步加深彼此间的信任，并且会有利于将来的协作。故此，在讨论与反思的时候，我们都应当自我克制，减少使用割席的批评来使持有不同意见的同路人噤声。

（二）不割席与非原则性的武力

不割席原则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运动的延续，在汲取历史教训后，以团结而非当刻判断的道德对错作为支持与反对运动中个体行为的核心理据与判断标准。但不割席原则并不是暴力升级和忽视原则的理由。暴力升级的理由只能来自于回应所对抗的不公政权，而暴力的对象和手段必须有相应的道德理由及比例原则去支持。这是任何正义抗争的必要条件。许多市民为何对抗争者友善而从不恐惧抗争者，便是由于抗争者假设抗争者在使用武力前会坚守相应的原则——例如不会滥伤无辜亦不会不合比例地使用武力。

有些武力的使用，我相信连前线的抗争者自己也明白，是不合比例的。而恰恰所有抗争者会愿意承担这些不合比例的武力抗争的指责，便是来自于不割席原则。于是，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支持的非原则性武力（例如破坏与压逼者无关的设施、不合比例地去破坏没有直接协助压逼者而只曾表达政见的店铺等），除了会让“正义之战”的说法可能显得自相矛盾外，更会为其他的战线带来压力。故此，不割席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虽然可令抗争更为团结、力量更强，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鼓励了非原则性的武力，并且为整个抗争群体带来压力。如何使得这把双刃剑不致于伤害到抗争群体，在无大台的情况下，这只能回归到每位抗争者的自身责任之上。

不割席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虽然可令抗争更为团结、力量更强，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鼓励了非原则性的武力，并且为整个抗争群体带来压力。如何使得这把双刃剑不致于伤害到抗争群体，在无大台的情况下，这只能回归到每位抗争者的自身责任之上。

（三）不割席原则与流水式抗争

流水式抗争的核心在于，抗争者只在短时间内（数小时至数天）聚集作游击，然后散去。在流水式抗争之中，之所以内部正当性问题较难出现，是由于流水式抗争一般都是高度紧张，而且协作的目标相当清晰（例如在一定时间内抵挡压逼者的武力，造成相当效果后随即散去）以及时间紧绌。于是，在这些条件下，现场内部的策略分歧便较难浮现。而即使现场抗争者作出事后看来较不理智的决定，其他抗争者也会基于这些条件限制而同情谅解当时的决定。故此，流水式抗争本身是有利于巩固不割席原则的。



2019年11月13日，示威者继续留守香港中文大学。摄：廖雁雄/端传媒

与2014年的占领不同，政府是次似是汲取了2014年的教训，但凡有人群聚集，警方必定会即时采取驱散措施，因而由六月至今多次的抗争都没有形成占领。流水式抗争要处理的议题比起占领少得多：后者除了抗争策略外，还要处理地域管理、长期物资的供应、应对封锁线、卫生等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占领区域内谁有权决策占领区域的议题。一旦形成占领区，正当性问题很难不浮现并变得尖锐。2014年不同占领区之间的冲突以及广场公投的失败，到2019年在中大占领区期间出现的反修例运动中可能是最严重的内部冲突，都说明了，即便没有大台，正当性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大台的存在与否并不是正当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换言之，在离开了流水式抗争而进入占领式抗争时，在持续政权打压的和数月对不割席原则坚持的背景下，不割席原则依然在中大事件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因此我们要问，假若情势转变而抗争转型，我们会否有除了“去大台＋不割席原则”以外更好的应对方式？

假若情势转变而抗争转型，我们会否有除了“去大台＋不割席原则”以外更好的应对方式？

区家麟在其网志中提到“中大数夜，举行过两场大型讨论会，乃五个月来绝少见；讨论会虽然公开、包容、能平和地各抒己见，但没有完善决策机制，最后流于吹水。”这是相当重要的观察。在雨伞运动中，“大台”曾经尝试合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解决正当性危机。包括依赖（一）政治及学生领袖的个人感召及魅力、（二）大台在功能上的必要性的论述、（三）派遣人员到各区进行讨论会以寻求共识，（四）甚至推行直接民主（虽然最终因为无法区分“真正”的参与者而取消）。

前两种方法在现今处境下几近已不可能再用。一来抗争白热化，所有运动的领袖都会注定被捕，反修例运动注定只能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a leaderless movement）。二来在没有大台的情况下运动仍可持续，那么大台必要性的论述也自然不攻自破。而区家麟的观察，正正是提醒我们，一旦运动转型成更为持久的阵地战，要解决正当性危机，只能透过第（三）及（四）两种方式结合，透过审议结合民主投票去为抗争选项建立内部的正当性（例如运用新世代传讯软件的功能，在一定时间内会过期的邀请连结或邀请码，再于群

组内对以审议方式讨论出来的选项进行民主投票等等。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能想像到的只去到这种程度。）因此，解决正当式危机的方式，不在重建大台，而在于思考，有没有可能透过新传讯科技所创造的空间去建立一种新式的抗争者间的民主机制。

解决正当式危机的方式，不在重建大台，而在于思考，有没有可能透过新传讯科技所创造的空间去建立一种新式的抗争者间的民主机制。

固然，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理型的世界中，正当性问题不可能完全解决。但有尝试解决与没有尝试解决，对将来的抗争走向可以有重大影响。透过民主程序确立的选项，再配以不割席原则，不但会令不割席原则的道德意涵更重，而且更能有效避免不割席原则可能带来的正当性危机。更重要的是，即便没有外在的民主机制，抗争者在行动前的自我疑问与思考，以及对同路人意见的宽容与理解，都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审议文化（**deliberative culture**），令抗争行动可以受益于各方的思考与建言。

参考资料

Griffiths, J. (2019, November 15). [Hong Kong's government is being willfully blind to the chaos it's creating. CNN.](#)

Kwok, C., & Chan, N. K. (2017). Legitimacy and forced democratis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s*, 2017/3, 7-16.

Yuen, S., & Cheng, E. W. (2017). [Neither repression nor concession? A regime's attrition against mass protests. Political Studies](#), 65(3), 611–630.

区家麟 (2019, November 16). [中大保卫战之后，几点观察与思考. 潮池.](#)

郭志(2019, November 13). [反修例运动，不要让不正当的愤恨主导. 端.](#)

评论

逃犯条例

郭志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逝世科大学生手机最后上线为4日凌晨1时，最后信息可能为00:46
2. 科大学生坠楼疑云
3. 防暴警强攻中文大学两个半小时后撤退；网民发起各区示威“围魏救赵”，市面狼藉
4. 理大冲突：被围两日，逾百名学生被带领离场，校园仍有示威者未撤走
5. 中大“战事”
6.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7. 香港十年：一位“中间派”港漂的自述
8. “双十一”示威记录：示威延续至午夜，全日近百人送院，两人危殆
9. 谁发明了新疆再教育营？《纽约时报》获400页文件揭其政治动员过程
10. 华尔街日报：中国以美国式破产缓冲经济放缓压力

编辑推荐

1. 理大冲突：被围两日，逾百名学生被带领离场，校园仍有示威者未撤走
2. 资源、权力争夺战：9张图带你看硝烟中的区选
3. 郭志：去中心化运动中，“不割席”的异见与包容
4. 「生前遺言」攝製組：我們知道老與死的樣子
5. 法兰克福书展2019现场：人类世、右翼极端主义，欧洲当下两大思想关键词
6. 香港十年：一位“中间派”港漂的自述
7. 谭竞嫦 Sharon Hom：推火车的人
8. 梁俊彦：从街头走入议会的香港区选会否取消？中央、港府、建制的割裂

9. 郭志：反修例运动，不要让不正当的愤恨主导

10. 中大“战事”

延伸阅读

梁俊彦：从街头走入议会的香港区选会否取消？中央、港府、建制的割裂

政治语言如何解读？整个建制阵营对区选是否存在分裂？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这场抗争并非“终局之战”，因为真正的终局之战还未到来。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如何理解暴力抗争手段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和理非”是否是社会抗争的唯一原则？为什么暴力抗争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说辞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郭志：反修例运动，不要让不正当的愤恨主导

真正的重点并非“不要让愤恨主导你的行为”，而是“不要让不正当的愤恨主导你的行为”。

郭志：义战、私了、装修……“勇武”的可与不可

合符道德并且正义的反抗方式包括武力抗争，但这不等同于所有武力抗争都能在道德上被证成。能在道德上被证成的，只能是有原则性的武力抗争。

理大冲突：被围两日，逾百名学生被带领离场，校园仍有示威者未撤走

19日凌晨，逾百名学生在曾钰成、张达明及其他教职员带领下离开理大校园。曾钰成指校内仍有人选择留守；如改变主意，亦可由他等人陪同离开。